崇慶豆油

崇慶紅白豆油早已有口皆碑本號特辦大批抵省廉價歡迎如承賜顧請到總府街吉星號海味舖可也

小舞台

成都惟一無二戲園

本日演唱 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招登廣告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皮鞋舖內

黃金屋 售店

定十二日起特別歡迎顧主二樓南土大杯三角小杯一角五仙三樓建南土大杯三吊小杯二吊當此金風漸厲之秋正是對發消遣之時且煙味濃香減價經濟煙量增加請君試臨包使滿意

仙茸到省 欲購從速

小什字泰三堂啓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姨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福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illegible]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星期四)

第陸〇壹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榮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螢做的小燈籠 鹿城

南美洲巴西國在亞馬遜河下流的地方，每到黑夜，就有像二，五支光的電珠那麼大小的光亮，在河邊叢草中飛揚，很像一棵棵的流星，忽東忽西，當地的貧苦人家，有的就把它捉了許多，納入瓶中，可以供用，一夜之後，光漸弱，但在溫水中浸後，仍能光亮如舊，因此城市的小姐們，就用來做晚間裝飾之用，此種螢，同普通夏夜的螢不同，它有二處發光器，一在兩翅的基部，一在尾部，這種螢有了三五個，竟可當一盞小燈籠呢。

小報大事記

▲上海廿五日電 日使有吉定廿六日入京晉謁汪院長擬于廿九日返滬云

▲長沙廿三日電 湘省市黨部執行監查委員本日由發常德辦理協剿工作云

添演 鴛鴦夢 鄢沛撰

第六齣 訓女

兒要知道。姜堯二家之聯婚者。正欲望兒替爲父報答救命之恩也。趁今日堂前無人。爲父將那修身齊家之道。爲婦女應知知事。一一敎訓於汝。汝可願聽否。(旦介)爹爹不辭勞苦。敎訓於兒。兒焉敢不聽。(生介)如此展坐上來。(旦白)知道。(生白)古人云治家之道。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孝友尊祖睦族爲先。勉學修身爲敎。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免禍。而無覆敗之虞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未完)

驛墻艷鬼 (續)

香艷神幻 笑俗

於是傾茗復啜，各飄愁襟，隅隅絮語間，已盡數器，女雙臉桃暈，生興狂不禁，辭言茶已不勝，欲飲藍橋瓊液矣，女哂曰，斛茗瘕已取盈耶，未便築受降城，且再賜金莖露一杯，使小鈴捧茶向生，生勉盡一椀曰，胸有奇渴，非苦惋所能消也，小鈴置茶笑而出，女亦笑而止，遂復就寢，生戲謂曰，溫柔鄉一宿，死不爲枉，女曰，與君有夙緣，不圖於今夕了之，生聞夙緣之說，轉滋疑抱曰，逆旅孤眠，不審何以在此，猶恐趾離戲我，非有夙緣，祗成幻夢，向梅花惆悵而已，女曰，天下恐無此夢，夢中恐無此人，人中恐無此景也，(未完)

小舞台

煙狀元審百案 第三幕 收狀

(丙唱)想起來(幫腔)硬是慘(幫唱)看倒泡子會化煙燻。曾任燒將在櫻花館。太平洋嘗過茶堂倌。卡耳登會把帕子賊。花生糖我買過居之安。纏本事。能夠餓乾飯。講學問。我會燒大煙。說天文莫把太陽見。讀地理。未出生館前。還有一門特長點。會賊衣裳把家搬。瓢爬碗走不上算。能教筷子變煙籤。這門大本事還把抄手賊。(幫腔)這都是皇天無眼困高賢。(幫唱)想起來令人頻興嘆。誰識我奇才出少年。(幫腔)奇才出少年(丙白)本帥汪三與。想本帥昔日運來之時。曾爲燒將。復晉職堂官。善知天文。能曉地理。更學得道法無邊。能令鍋飛碗走。瓢跑飯扒。豈知運不逢人。現尚淪落於賣抄手之流。咳。本帥若要飛黃騰達。恐將俟砍子石走路去矣。(未完)

婆婆經 (續)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紀

婦女必讀 治家寶書

人獸一般 醜聲四宣 妄作放然 蜜語花言 惱恨蒼天

胡爲末從 子歸入室 梳粧打扮 逢人說笑 加以大罰

墮落深淵 難見夫恥 妖艷百出 羞顏畫相 請試雷鞭

情牽奕好 倘夫愚蠢 穿紅着綠 多少癡漢 阿香一陣

野合勾連 使巧弄乖 媚態可憐 魄上九天 霹靂分開

白璧污玷 不改其性 逗引口角 此種淫婦 七出之罪

夏履橋

▲百零三歲老叟 銀鬚垂胸精神甚健

紹興訊，本縣第八區夏履橋，大見山玉王塘地方，有不識姓之阿昌者，該處人皆呼其昌伯，現年自稱一百另三歲，銀鬚垂胸，長約尺餘，眼起白膜，而仍能視物，食量每日須一升半白米，生性慈善，昔年在富陽經商，該縣有數座大橋，皆由伊發起建造，前日記者遇該老人于夏履橋埠船中，見其赤足單布衿，自挑茶飯，精神甚健云，

戀愛漫話 情場戰士

從前女子應付男子的步驟，起初便是哭，繼而絕食，最後自殺，現在女子應付男子的步驟，起初逃走，繼而控告，最後離婚，我隔鄰的男子，從前天天都去找他的情侶，但是經過一度熱戀後，現在那個女子天天都來找他了，

剛結婚的男子，最怕的便是妻子夠歸寧，

在未結婚的男子都覺得天下女子皆可愛，在剛結婚的男子，都祗覺得自己的可愛，結婚了數年後的男子，祗覺得自己的妻子不可愛，

結婚前男子很歡喜帶女子出街，結婚後却不願意帶自己的妻子出街了，

由友情而至結婚的愛是遞增的，結婚以至最後一天的愛是遞減的，(未完)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學問是怎樣一會事？（一茜）

(答)在小學校，是掛吃糖；在中學校，是掛自來水筆；在大學，是跳舞。

(問)敝友某君，定於某月某日入贅女壻，但男方欲顧全面子，要求女宅請貼上，不印入贅二字，請敎貴博士可否代想一妥善辦法？（作康）

(答)改稱娶雄媳婦。

(問)人生到底是悲哀還是快活？（元）

(答)會做人，便快樂；不會做人，便悲哀。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101)

第四章 雙料省丈

錢督辦似乎也疼惜孩子。順着二寶的口氣責備那個奶媽道。眞該死。幹嗎他要揑到這時候才說。何不早來報告。回頭你可問他。趙大監尬着臉兒。也搭訕道。小孩子最是經不起的。那奶媽眞也太糊塗了。趙大媽那裡知道這內中會有蹊蹺。騙回頭向大寶看了一看。便牽很直地叮囑二寶道。小寶寶餓極了。也不能讓他一下子過於吃的飽。會受傷的。你叫他歇一會在吃吧。二寶道。不要緊的。我就去抱他過來。二寶說了這話。又去抱那孩子。錢督辦嘆息了一聲道。咳。這奶媽可眞麻煩死了。人對了。奶水不對。奶水對了。人又害起病來。這不是一個爲難問題嗎。錢督辦說這話時。心裏又對大寶。放鬆了一層。爲胞妹復仇的念頭。這時候已有八分消釋。臉色也比剛才和緩得不少。趙大要想添一句。請錢督辦赦免了大寶。依舊讓大寶撫養小孩。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三三)

第三回 眞相得分明是人非怪 離奇竟莫測假夢成眞

老丈的話兒，我不明白，我是個商人罷了，有什麼埋沒不埋沒，那老人搖頭道，在你身上事兒正多着咧，你該知道，日後快要發生大亂，正是英雄得志的時機，千萬不要放過，說着在袖中摸出一捲尺餘長的紙捲，授給我道，你瞧了紙捲，記在心上，此後若能敬天敬地，自有好處，他說完了這幾句話，身子一晃，人便不見，我在夢中，十分驚奇，把紙捲展開，只見紙上寫有不少人名，仔細一瞧，却是列位的姓名，都在上面，在人名之後，尚有十四個字，分作兩句，却是同心協力敬天地，富貴榮華在此中，我正在瞧看的時候，猛然天際落下一個太陽，打在我的頭上，我在夢中大吃一驚，失足跌下山頭，嚇得魂飛天外，忽地半山中一條長龍，我身子恰跨在龍身上，那條龍便載了我飛上天去，我大叫一聲快活，便從夢中驚醒，兄弟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是個亂夢，

玉獅帶三二集 預約截止

候出書登報通知

第八十五回 吹毛擢斑獨掣錦紋豹 橫雲偃月共擒人參僊

第八十六回 一夜辛勤成幻影蕭方驚變 細解物理話根由韓琴祭山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豆豉 每斤二千二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聲耶明 克瘡哥 爲瘡眼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乏良藥以救同胞之危奕故向福建老號接洽姑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瞽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鄭交通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謂言之不謬矣
送醫八鐘起十鐘止時間貧苦不取分文
出醫午十一鐘起四時間鐘止收費二元夜間加倍與在外
成都植記天佑室陳直字謹啓住址上北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少城公園門首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滬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丙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痣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五角每瓶售大洋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智育影院
十二月廿五起演
小船主

大光明
十二月一日
午場 晚場 停演

蘇勤虐婢案
風流小生
附像 本報所編劇本刻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計分十幕幕次如左
第一幕 逞威 二 施刑 三 棄屍 四 驚夢 五 破案 六 審訊 七 索命 八 遊殿 九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王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三回 鄭參軍養病榴花館 徐元戎兵討荊門山

便與鄭凱鄧彪商議，連用數策，皆被哈利雄識破，更兼哈利雄勇力絕倫，黎彥虎復不時飛旋空際居高轟擊，宋洪張應雷等，幾次搶上高關，復又被哈利雄黎彥虎擊退下來，雖然沉螺舟先聲奪人，無奈那些敵艦，駛進島口，緊閉鐵欄，死守不出，象羣也曾令沉螺舟軍猛攻島口，直搗入葫蘆島內，豈料哈利雄，早已防備，島口重加鐵網，沉螺舟攻擊不進，兩軍交鋒，已逾月餘，這日徐羣正欲命健卒，向壘賽花請求攻關之策，忽然探卒如飛來稟，言壘參軍有令，迅速旋師，因荊門嶺兒雖攻克，顏子厚將軍，却命在須臾，右翼頓折大將，防務空虛，故參軍飛令元帥迅速回師，以鞏固中路，余羣聽了大驚，怎麼說顏子厚將軍要死了嗎，看官休驚，這顏子厚止應歸天之日，孽因惡果，疎而不漏，這其中也有至理存焉，原來子厚前身，便是宇文成都，朝鼎昔日，乃是趙王元霸，二人乃上界哼哈二將化生，只能相親，未許相害，故宇文成都被李元霸撕毀後，李元霸跟及聞雷歸天，此重公案未休，玉帝復命應運下界，因宇文成都昔曾爲奸佞，故謫往仙山，誦經學佛，所以顏子厚，幼時便吹往紅雲山，與塵世隔絕，李元霸則因殺戮過多，且未分忠奸，乃命其轉爲何朝鼎，以了公案，故顏子厚下山之日，紅雲老祖諄諄囑咐，教他見了使錘之人，不可傷他性命，後來大破紅沙陣，雷轟人面蟒，紅雲老祖又屈指掐，在虛空寫了個鼎字，道是半生富貴，最忌此人，顏子厚心疑，雖曾有些疑惑，但終未能識透仙機，此次攻打荊門嶺，便犯了大忌，正是方報雄師征海國，又言將軍殞荊門，未知顏子厚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顏子厚病死荊門嶺 莽將軍獨捍九曲岩

話說顏子厚蒲鷺英等，奉了壘賽花將令後，跟即統率舟師，來攻取荊門嶺，顏子厚與田奇劉慶蔡飛虎，領着艨艟戰艦，往攻荊門嶺海口，蒲鷺英林登程敬忠蔡飛龍，便分乘沉螺舟，先行出發，直攻荊門嶺大寨，這荊門嶺雖說孤立海中，但險峻不及鷺鷥，高偉未比葫蘆，劉朝賓復深知林登蒲鷺英等的利害，遠望唐軍戰艦，紛向島邊馳來，魏朝賓急命軍士放礮，一剎時海水怒號，煙霧迷漫，炮彈石屑，紛紛向唐軍戰艦上飛來，顏子厚仗劍船頭，督令猛進，退縮者梟首示衆，劉慶田奇，奮勇搶前，顏子厚蔡飛虎，隨後繼進，魏朝賓見唐軍戰艦，冒石破浪，仍然揚帆飛駛岩前，不由大驚，急飛調三千弓箭手，密佈岩下，協同石礮，奮力轟擊，哥利害哥利電等，更親身放砲，轟打唐艦，只聽震天價一聲巨響，蔡飛虎戰艦布帆，以被硫彈轟燃，箭如雨下，彈似飛蝗，顏子厚搶救不及，蔡飛虎連同那艦上百餘名健卒，俱葬身海底，顏子厚等所乘戰艦，也被那些石彈，打得搖擺不定，將士俱有畏色，健卒皆無戰心，看看即將潰退，劉慶猛的一聲大吼，兩足一躍，已飛墜岩下，只差尺許，便將墜入海內，那些弓箭手，猛見半空往，掉下個人來，俱皆陡吃一驚，劉慶不待他拈弓搭箭，一手揮動大刀，一手飛舞紅旗，往來冲殺，海面唐軍，見劉慶已躍上懸崖，無不捨死忘生，爭先冲殺，田奇一手執盾，抵擋彈石，飛騰跳躍，直搶上岩來，捉拿魏朝賓，魏朝賓見唐軍過進岩前，心裡須然吃驚，但因倚有蘇爾且住，也覺無慮，一面奮力放砲，一面飛調蘇爾且前來助戰，此時猛見田奇搶至，急忙拿了石砲，向嶺後飛逃，田奇方欲追趕，哥利害哥利電，已令銲兵器截住，此時顏子厚劉慶等，都冲殺上關來，殺聲震地，兩軍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哥氏弟兄，獨捍前嶺，看看不敵，猛的一聲怪嘯，蘇爾且已舞柱殺入，一柱將劉慶大刀磕飛，田奇被退不及，銅柱飛來，手裹鐵盾，已被擊爲粉碎，震得兩臂俱麻，那裏還敢迎戰，顏子厚獨戰三將，一步步被退下嶺來，魏朝賓米勝乂復揮軍掩殺，一面重召集弓箭手，散佈前嶺左右，並重整石砲，移往岩前，截斷唐軍退路，將顏子厚三人，一齊壓斃岩下，以除後患，劉慶田奇拚命協助顏子厚抵擋，無奈南海軍馬勢如潮湧，更兼敵軍居高臨下，厲勢莫當，那山路又險峻異常，三人轉戰到岩下，見石礮密佈，箭如飛蝗，那些戰艦，都剎不進嶺來，顏子厚仰天長嘆道，不憶我軍會敗死於此，顏子厚等性命正在呼吸之際，猛見賊軍紛紛後退，哥利電等倉皇潰走，田奇劉慶，暗自驚駭，顏子厚猛想起沉螺舟軍來，料定蒲鷺英等定必得手，便抖搜雄威，偕同劉田二將，復又殺上嶺來，但見賊軍中人馬亂動，賊殺不絕，繡旗飄蕩，大書一個蒲字，唐軍見援軍來到，人人奮勇，個個搶前，原來蒲鷺英林登等，由水底架着沉螺舟軍，來攻荊門後嶺，

大明二十七俠

二三〇

第六十回 聚羣英灤河劇雄里 別知友安俠回梓圖

食宿辛苦，非止一日，那日到了甘肅蘭州府，地方官早已得報，因劉吉雖係舉犯，却是奉朝命被謫戍邊，不比尋常軍犯，況知他王位雖去，家產雖丟，職權雖削，但因他目下情形，正合着百足之蟲，死而不殭，在朝在野，各有一種雄厚的潛勢力，又素知他與本境各處的小王子，互有來往，他此番到邊，正所謂得其所哉，如何好冷淡他，當平常丟官被貶戍邊的大員，一般看待，自應要應用手腕，與之交歡，因此率領城中大小官員，到城外迎接，安置在行館之內，先辦了回奏，宴請天使，送了許多邊境禮物，天使在甘肅住了一天，即率領護送差弁兵將，回朝覆旨，吉又自將寶玩贈給天使幾件，備了謝恩悔罪的摺子，請天使帶回朝中，呈奉御覽，天使去後，劉吉將所帶寶玩，分贈地方官，並差人齎書送禮給各小王子，以聯感情，然後在蘭州城中，覓了房屋，安頓家小人口，另覓工匠，建築住宅，再行遷入，自此以後，劉吉反而可以大胆放心，積極籌備，竭力用情感，深結孟氏昆仲之心，過了些時，卜安分由北京到邊境來，投奔劉吉，報告京中近事，劉吉平時素以白秋塘卜安分兩人爲左右手，此時相見，頗爲歡洽，劉吉見卜安分不以自己勢倒而冷，竟肯千里來歸，認爲難能可貴，便和他商酌，如何可以自振，卜安分道，從前定計，嗾使小王子等作亂，好令朝臣奏請，派馬文升出征，並起用王爺，如今時勢變易，此着已是不行，祗有立聚英館，招聚羣雄的一着，很可以行得，抓總說一句，成功呢，王爺可以得不少的輔佐，敗呢，這個罪名，反正王爺不任其咎，劉吉聽了這番話，想着白秋塘以前所定的計畫，此時互相參核，正合着偏智者所見略同，不由大喜，遂命人將孟氏弟兄請將來，將這立聚英館的事，對四人說了，這事正合着四人之意，不由大悅，隨說此事易辦，我四人回轉灤州，即日招集，順着還可追查叔虎頭之事，劉吉見四人一口贊成，不勝欣慰，便說四位壯士，賢昆仲須何時啓程，能往灤河，四人說，明後日即可動身，反正在此地亦無多事，劉吉聽罷，即令左右傳話當備酒席給四人餞行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杰

九八

第十五回 免腰身穿無底袋 防汗胸掛銅鎖牌

王洪順連忙笑道，閣下就是李和平老板嗎，生意好呀，李和平道，是的是的，現在就是生意清淡，不過敝號是發莊，所有各種貨物，價值都定得很廉，王洪順點頭道，寶號的大衣，很是出名，兄弟在上海時，到一家公司去買外套，據說上海做外套的工人，現在都趕到成都去了，當時兄弟很爲奇異，原來都受了李老板的聘，現在寶號做大衣的上海工匠，怕不有千多人呀，李和平笑道，那裡有許多人，先生過於誇張了，正說着，忽聽賈學森叫道，快把這件黑的取下來，再把各色的綢取二十斤，胖繹繖扯五丈，王洪順驚道，怎麼有胖繹繖，賈學森微哂一笑道，人都有胖的，你看李老板的堆堆，要改你兩個，說着回頭向李和平道，叹李老板，聽說你前回接新娘子，怎麼不通知我呢，難道我送不起禮嗎，李和平臉一紅道，並莫此事呀，大約要明年子去哪，賈學森笑道，你還要扯謊，你穿的灰絹靴子，便是你老丈母買的，你那天到順城街去吃回門酒，吃得嘴角的油都流了，說是碗碗都是海菜，你說是不是咧，李和平聞言，大吃一驚，暗想叹呀，此人利害，我吃海菜的事，她怎麼會知道咧，當下把心一穩，正經說道，要明年子去哪，還早呀，這時，王洪順見賈學森要了許多貨西，放在櫃上，但聽算盤一響，先生報道，一共一百八十三元，不由暗自驚羨，賈學森的闊綽，無怪老板都很歡迎她，正想着，只見賈學森笑向李老板道，你的像孔正，我不同你再說，莫有接親算了，我的東西包好莫有，王洪順殺口說道，共一百八十三元，早已包好了，

❖ ❖ ❖